

量度否定的認知語用闡釋*

尚國文

新加坡國立大學

本文探討了現代漢語中兩類否定結構（即：“沒+NP”結構和“不+A”結構）的數量語義及語用特徵。從語義上看，“沒+NP”結構可以表達“零量”、“不足量”和“少量”等三類量度意義，而“不+A”結構的量度意義則是事物的屬性程度低。根據本文提出的數量參照結構模型，“沒+NP”結構是以具體量、常規量或預期量等為參照的，而“不+A”結構則是以屬性的常規量或預期量為參照的。在語用方面，這兩類否定結構都不支持元語否定的解讀；說話人使用量度否定結構可以傳達主觀性和交互主觀性，而聽話人則可以根據合作原則和轉喻等理解否定結構所表達的意義。

關鍵詞：量度否定，“沒+NP”結構，“不+A”結構，數量參照結構，常規量，預期量，認知，語用特徵

1. 引言

否定是自然語言中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語法範疇。在現代漢語中，否定範疇主要通過“不”、“沒/沒有”、“別”等語法標記表徵出來，其中“別”主要用於祈使句，而“不”和“沒”則是漢語中最典型的否定標記（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 石毓智 2001, 屈承熹、紀宗仁 2005 等）。目前學界對於漢語否定範疇的研究非常多，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句法和語義條件對“不”和“沒”的使用制約（Teng 1974, 1978, Ernst 1995, Lee & Pan 2001, Lin 2003, Xiao & McEnery 2008, 白荃 2000, 王欣 2007）；（二）“不”和“沒”的元語否定功能（Biq 1989, Wible & Chen 2000, 沈家煊 1993）；（三）“不”和“沒”的數量否定用法（沈家煊 1999, 戴耀晶 2000a, 李宇明 2000, 石毓智 2001, 郭銳 2006, 劉承峰 2007 等）。雖然這些研究對於否定標記的使用規律仍未達成共識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與導師 Peter Tan Kok Wan 博士以及中文系林進展、柏曉鵬等眾多學友討論，受益匪淺。尤其要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詳實而中肯的意見與建議，使得作者的思考更加深入。文中尚存的不足之處，概由作者負責。

(參見 Xiao & McEnery 2008 的綜述)，但從總體上推進了人們對漢語否定範疇的理解和認識。

本文著重探討現代漢語中量度否定 (Quantitative Negation) 的語義及語用特徵，主要圍繞“沒/沒有”否定名詞（記作“沒+NP”結構）以及“不”修飾形容詞（記作“不+A”結構）兩類結構來展開。我們知道，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無論事物、事件、性狀等都包含著“量”的觀念（李宇明 2000）。本文所談論的“量度”就是一個廣義的量的概念，不僅包括數量，也包括程度等；既有比較客觀的量，也有相對主觀的量。

以往的研究表明，對於一個量級序列¹ $\langle X_1, X_2 \rangle$ 而言，如果 $X_2 < X_1$ ，即 X_1 的語義強度高於 X_2 的語義強度，且 X_1 衍推 (entail) X_2 ，則否定 X_1 衍推 X_2 的否定；如果 X_1 或 X_2 是極值 (Minimum or Maximum)，則否定 X_1 或 X_2 意味著否定量級序列內的全部量值（Fauconnier 1975, 1979, Horn 1989, 戴耀晶 2000b, 石毓智 2001, 郭銳 2006, 劉承峰 2007 等）。換句話說，否定某個確定的量 Q (Quantity) 通常意味著否定大於或等於 Q 的量，否定極大量或極小量通常意味著否定全量。² Fauconnier (1975) 將這個語義否定規律稱作“量級法則” (scale principle)。例如：

- (1) 張三沒有三個孩子。
- (2) 張三沒有一本字典。

在 (1) 中，賓語“三個孩子”中含有具體數量“3”。由於“3”處於 $\langle 3, 4, 5, 6 \dots \rangle$ 的量級序列之中，否定這個量意味著否定量級序列中比它更大的量。因此，句 (1) 表示“張三”所擁有的孩子的數量少於 3 個，從而也少於 4 個、5 個、6 個等。在 (2) 中，賓語“一本字典”中含有極小量“1”，否定詞“沒有”對這個極小量進行否定，表示“張三”擁有的字典的數量是零。這兩個例子說明漢語中量度否定的實際意義與數量成分的性質（即：具體數量或極量）有關。我們可以看到，以往對量度否定的研究側重於否定詞與否定轄域中的數量結構之間的語義關係，為漢語及其他語言中的量度表徵提供了很好的詮釋。

然而，量度否定不一定總是作用於數量結構，當否定句中不包含明確的數量詞語時，也可能表達量度否定意義。以“沒+NP”結構為例，說某人“沒道德”

¹ 也稱作“荷恩級差” (Horn Scalar)。關於荷恩級差的構成條件及其隱含義等，參見 Horn (1985, 1989)、Levinson (1987, 2000)、Huang (2007) 等。

² 這裡探討的是語義否定的情況，否定範疇否定的是句子的真值條件 (truth conditions)。而在實際話語中，否定範疇還可以用來否定語句表達的適宜條件 (felicity conditions)，此時“量級法則”往往失去效用。見 5.1 節的討論。

不是否定道德的存在性，而是否定道德水準的程度，表示道德水準低，屬於量度否定。又如，“沒錢”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a) 不擁有現金，即錢的量為零，(b) 錢或財富的量少，以及 (c) 錢的量不夠某種用途（邢福義 1995）。這三種意義的表達分別如例 (4)、(5) 和 (6) 所示。

(3) 她把背包翻了個遍，發現確實沒錢。

(4) 我們都是窮人，家裡沒錢。

(5) 我現在沒錢買車。

這些意義實際上都與量度有關。另外，“不+A”結構表達的量度否定意義在很多時候也是非常明確的。例如：

(6) 今年冬天不冷。

(7) 人們的生活品質不高。

在例 (6) 中，冬天很可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冷，“不冷”表示的是冷的程度不高而已。與此類似，例 (7) 中的“不高”是說生活品質有一定的水準，只是這個水準偏低。可以看出，這裡的“不+A”結構是對事物在某個屬性方面的程度量的否定。

對於“沒+NP”結構和“不+A”結構何以在不合數量成分的情況下表達量度否定的意義，學界目前討論得還遠遠不夠。我們嘗試以認知語言學家 Langacker (1999) 所探討的參照點結構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為理論依據，提出語言中的數量參照結構，並以此為框架來闡釋漢語中量度否定結構的語義表現。本文討論的基本線索是：首先，考察“沒+NP”和“不+A”這兩類否定結構的量度表現；然後以漢語為基礎探討人類認知的數量參照結構；接下來具體闡釋“沒+NP”結構與“不+A”結構的量度意義，並對這兩種結構的語用意義加以分析；最後是對本文分析的總結。

2. 兩類否定結構的量度表現

2.1 “沒+NP”結構的量度特徵

一般認為，“沒/沒有”既可以用作動詞又可以用作副詞，當否定名詞時是動詞用法。《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八百詞》等工具書的釋義指出，“沒/

沒有”在否定名詞性結構（包括含數量詞語的名詞結構）時主要表示兩類意義：①不具有、不領有、不存在，如“沒電、沒有氧氣”等；②數量不足、不及，如“沒幾天、沒有三十度”等。可以看出，義項①是對事物存在性的否定，是“沒/沒有”的核心義，而義項②與明確的數量成分相關，是“沒/沒有”的量度義。“沒/沒有”的這兩類意義可以分別看作是“質”的否定和“量”的否定，即否定事物的存在或事件的發生與否定事物或事件在量上的規定性（戴耀晶 2000b）。實際上，否定“質”有時候也包含著對“量”的否定。例如：

- (8) 新加坡沒有四季。
- (9) 李先生沒有車。
- (10) 他們沒有孩子。
- (11) 他肯定沒有一百五十斤。
- (12) 還沒十點呢，就吃中午飯啊？
- (13) 她沒一件像樣的衣服。

這裡例(8)中的“沒有”否定的是 NP（即“四季”）的存在性，語義是“無”，屬於質的否定。而在(9)和(10)中，“沒/沒有”在語義上雖然也可以解釋為“無”，但從量的角度來說，這種“無”相當於數量為“零”，如“沒有車”是說車的數量是零，“沒有孩子”可以理解為孩子的數量是零。此時 NP 之前可以插入“一輛”、“一個”等數量詞語來明確量化。而例(11)-(13)中都含有數量短語，“沒+NP”結構表示所指事物在某方面的量達不到 NP 的規定量，屬於典型的“量”的否定。其中(11)和(12)屬於非全量否定，數量短語“一百五十斤”和“十點”都是實指性的量，對這類量進行否定表示達不到所指的數量標準。而(13)中的“沒+NP”結構表達全量否定，數量詞語“一件”是虛指性的極小值，否定這個極小量意味著否定全量，即沒有任何像樣的衣服。例(11)-(13)表明，無論數量成分是實指還是虛指的概念，否定詞“沒”的語義都是不足或少於某個確定的數量標準。

《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八百詞》的釋義意味著，動詞“沒/沒有”在否定名詞性結構時可以表達兩類數量意義：“數量為零”和“數量少於某個規定量”。在本文中，我們把數量是零的量度意義稱為“零量”，把不足某個具體數量標準的量度意義稱為“不足量”。幾乎所有的含數量成分的“沒+NP”結構都是表示“不足量”，意指達不到給定的數量標準。

實際上，除這兩類數量意義之外，“沒+NP”結構還可以表示另外一類非常

重要的數量意義：“少量”（或者說“微量”），即 NP 所表的抽象的程度量是存在的，但量很少或很低。例如，說某個人“沒素質”並不是說這個人不存在任何素質，因為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素質，這個表述是指其素質低；說某個人“沒地位”不是指這個人不存在社會地位，因為任何人在社會中都有一定的地位，這個表述是指其“地位”不高。“少量”義的表達在漢語口語中非常常見，然而語法學界對這類量度意義探討得並不多。

至此，我們的初步結論是，現代漢語中的“沒+NP”結構可以表達“零量”、“不足量”及“少量”等三類量度意義。具體來說，當 NP 含有具體數量成分時，“沒+NP”結構表達不足量義，屬於典型的量度否定；當 NP 不包含數量成分時，該結構仍然可以表達對量度的否定，體現為零量義或少量義。總之，數量詞語並不是表達量度的充分或必要條件。由於不足量義的表達比較明確，下面我們將對零量和“少量”義的表達加以探討。我們認為，這裡需要區分 NP 是抽象名詞和具體名詞兩類情況。

首先，當 NP 是抽象名詞時，“沒+NP”結構通常表示少量，而不表示零量。此時“沒+NP”結構已經具有形容詞的某些性質，如可以受程度副詞“很”等修飾。可以受“沒”否定的抽象名詞很多，根據我們的考察，可以進入“沒+NP”結構的抽象名詞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 ①人體基本屬性：身材、樣子、臉蛋、頭腦、脾氣、性格、力氣、感情
- ②表能力：才華、文化、學問、才氣、技術、潛力、實力、出息、水準、能耐
- ③表品質修為：品位、內涵、活力、魄力、志氣、骨氣、毅力、良心、禮貌、素質、修養、個性、興趣、風度
- ④表名利地位：錢、名氣、身分、地位、勢力、權力、資格、典型性
- ⑤表價值：成就、價值、意義、用、前途、道理、功勞、好處
- ⑥其他：關係、特點、負擔、壓力、必要

這些名詞大多與人或人類的活動相關，其中表人體基本屬性的名詞多與物理存在的層面有關，表能力類的名詞與人的智力層面有關，表品質修為類的抽象名詞與精神、人際層面有關，表名利地位以及價值類的名詞與社會層面有關。有些“沒+NP”結構已經或正在詞彙化，例如“沒準兒”、“沒門兒”、“沒戲”等已經作為獨立的詞彙用於日常語言中；有些表達甚至已經習語化，如“沒關係”等。我們可以看到，多數名詞表示的是人或事物必然擁有的屬性，一般來說只有大小、高低、好壞、強弱等程度之別，而不是簡單的“有”與“無”之別。也就是

說，用“沒”否定這些必然存在的屬性並不是否定其存在性，而往往是表示該屬性的程度（與某個標準比起來）較弱、較低或較小，因此屬於“少量”義表達。例如：

- (14) 我們是不和沒身分的人打交道的。（王朔《動物兇猛》）
(15) 你還是覺得沒勁麼？…但再沒勁也不至於連筷子都拿不動。（王朔《永失我愛》）

這裡的“沒/沒有”顯然不是否定 NP 所指的存在性。如例 (14)，任何人不論社會地位如何，都是有某種身分特徵的，完全沒有“身分”特徵的人是不存在的；例 (15) 中的名詞“勁”表示的是人體中的一種看不見的存在，人不可能完全沒有力氣。在這裡，“沒+NP”結構的語義只能是指身分低、勁小。

石毓智 (2001:159-160, 2006:387) 曾指出，這類“沒+NP”結構中的 NP 在語義上指的是（與一般的量或者說“社會平均值”相比）較高水準的量。比如：

- (16) a. 這件事他處理得沒水準。
b. 他在這一行沒有名氣。

根據石文的說法，(16a) 中的“沒水準”是說沒有高水準；(16b) 中的“沒有名氣”是說沒有很大的名氣。然而，作者並未解釋為什麼這類抽象名詞指代高於“社會平均值”的量。我們發現，(16a) 句中的“水準”似乎並不是指高水準，而很可能是指主語“他”辦事的表現遠遠沒有說話人想像的那麼好，因此“沒水準”表達的是“水準極低”的意義。也就是說，當 NP 是抽象名詞時，“沒+NP”結構的語義很可能與說話人的主觀心理有關。

第二，當 NP 是具體名詞時，“沒+NP”結構可以表示 NP 的量為零，也可以表示 NP 的量很少。例如：

- (17) 缸裡沒水了，你去打桶水回來吧。
(18) 我的手機沒電了，你借別人的吧。

話語 (17) 出現的語境可以是：(a) 說話人看到水缸裡乾了（水量為零），或者 (b) 說話人看到缸裡的水很少了（水量不為零）。也就是說，這裡的“沒+NP”表示的是零量或少量，其中後者是一種語用性質的量。類似地，話語 (18) 出現的情

境可以是：(a) 說話人發現手機因電量不足而關機（電量為零），或者 (b) 說話人看到需要充電的提示（電量很少）。無論哪一種情況，使用“沒+NP”結構都不會引起太大的歧解。

具體名詞受“沒”否定表示少量的用法是很受限制的。如例 (9) 中的“沒有車”就不能指車少，例 (10) 中的“沒有孩子”也不能表示孩子少。根據我們的考察，“否定具體名詞表少量”的用法只出現在口語中，NP 通常表示無界的事物，而且 NP 前常常可以添加“什麼”、“多少”等模糊量化成分。如例 (17) 中的“沒水”可以說成“沒多少水”以表示水少，(18) 中的“沒電”可以說成“沒多少電”以表示電量少。而“車”和“孩子”屬於有界的事物，“沒+NP”之間不能插入“什麼”、“多少”等模糊量化詞語，因此例 (9) 和 (10) 兩句中的“沒+NP”不能表達“少量”義。實際上，有些有界名詞也可以受模糊量化詞語修飾，如可以說“廣場上沒什麼人”、“山上沒多少松樹”等。這可能是由於把很少的量說成“沒有”是一個近似的、不精確的說法，因而與表示模糊量的詞語“什麼”、“多少”等在語義上相匹配。另外，由於否定詞“沒/沒有”的基本義是“無”，聽話人可能會把“沒+NP”的語義理解為 NP 的量為零。因此為了避免引起爭議或質疑，說話人常常使用“什麼”、“多少”、“幾個”等表模糊量的成分修飾 NP，表明 NP 的量不為零。如“沒什麼人知道”指的是知道的人接近於零但不為零，“沒多少米”是說米的量接近於零但不為零。正如李宇明 (2000:74) 所言，“辯證地說，模糊也是一種‘精確’”。不過，有些名詞前雖然不能添加這類模糊量詞語，但整個結構仍然表示少量。例如：

(19) 那個人胖得沒脖子了。

這句的意思是主語“那個人”由於肥胖，使得脖子顯得非常粗短，而不是說脖子不存在了。

以上的討論表明，“沒+NP”結構在表達量度意義時可以表達“零量”、“不足量”或“少量”等三類量，其中“零量”是基本義。當 NP 是數量成分時，“沒+NP”結構表示的是不足量（即達不到 NP 所標定的量）；當 NP 是抽象名詞或某些具體名詞時，該結構通常表示的是主觀或語用性質的“少量”，此時“沒”與 NP 之間往往可以插入一些模糊量化詞語。對於那些不能受任何量化詞語修飾的 NP 來說，“沒+NP”結構通常表達的不是量度否定，而是質的否定，如例 (8) 中的“沒有四季”。我們所探討的不足量與少量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前者與 NP 所包含的具體量值有關，而後者則不涉及 NP 的具體量值。因此，雖

然某些由抽象名詞構成的“沒+NP”結構（如“沒必要”、“沒關係”、“沒價值”、“沒資格”等）似乎可以理解為某種量上的不足，例如表示“必要性不夠，關係不夠硬，價值不夠高，資格不夠老”等意義，但由於 NP 中不含有數量成分，我們把它們處理為少量義表達而不是不足量義表達。需要指出的是，這三種數量意義不是由否定詞或者名詞所獨立決定的，而是由整個“沒+NP”結構、語境、說話人的心理等多種因素綜合決定的。另外，表少量的“沒+NP”結構只用於口語中非精確計量的情形中，在書面語中不常見。

2.2 “不+A”結構的量度特徵

程度性是形容詞典型的語義特徵之一；具有開放程度性的形容詞可以受各種程度副詞修飾，包括“有點兒、很、非常、極其、最”等（Quirk et al. 1985，Pander Maat 2006，張國憲 2006 等）。從否定的構成條件來說，只有性質形容詞才能受“不”否定，形成“不+A”結構，而狀態形容詞（包括“雪白”類形容詞、“綠油油”等生動形容詞以及“漂漂亮亮”等形容詞重疊式等）一般不受“不”的否定。

我們知道，事物總是體現出多方面的屬性，而事物在每一類屬性方面都會表現出程度量的差別：或大或小、或高或低，而否定常常可以表達程度低或少。Jespersen (1924) 就指出，語言中的否定成分 (not) 通常表示“低於、少於” (less than) 的意義。在引言部分我們已經舉例談到，現代漢語中的“不+A”結構很可能不是否定性質或屬性的存在，而是表示這種性質或屬性的程度低（參見石毓智 2001，張國憲 2006）。又例如：

- (20) 這盤菜不鹹。
- (21) 今年的考題不難。
- (22) 今天的肉不新鮮。

在 (20) 中，菜很可能存在一定的鹹度，“不鹹”是說鹹的程度不高。(21) 和 (22) 與 (20) 類似，“不+A”結構表達量度意義，表示事物在 A 所表的屬性方面的程度低。另外，“不+A”結構之前還可以加上“一點也”形成“一點也不 A”結構來加強否定，表示事物在 A 方面的屬性特徵更弱、更低，如“一點也不舒服、一點也不可愛”等。漢語中“不+A”結構的這種量度意義可以看作是“少量”義的表達。

並不是所有的“不+A”結構都表達量度否定的意義。例如，“不對”不是說“對”的程度低，“不假”也不是說“假”的程度低。這是因為對與錯、真與假等屬於互補式形容詞，否定一方意味著肯定另一方，不存在連續性的程度級差，因此不能表達量度否定之義。另外，有些“不+A”表達已經詞彙化了，這時“不”變成了一個否定性的語素，如“不幸、不利、不像話”等；有些表達已經習語化了，如“不客氣、不要緊”等，這裡的量度意義已不再明顯，或者已經喪失。

以上我們探討了“沒+NP”及“不+A”兩類否定結構在量度方面的語義特徵，指出前者可以表達“零量”、“不足量”以及“少量”等三類量度意義，而後者常用來表達性質程度低，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少量”義表達。下面我們將分析這些量度意義在人們的認知中確立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語言中（尤其是漢語中）量度表達的認知和心理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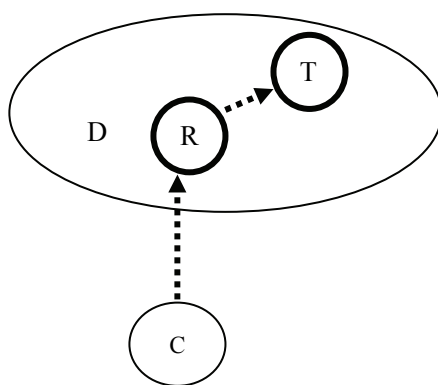
3. 認知參照與量度標準

3.1 人類認知的參照結構

我們認為，本文所討論的兩類否定結構的量度意義都是以人類認知中普遍存在的參照現象為基礎的。參照是人類認識世界不可或缺的認知方式和手段，在我們的日常體驗中無處不在，只是很多時候我們意識不到而已。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作為參照點用來認知其他事物。例如，人們常常以地球為參照點來指明方向，如“東南西北”等；以自身的位置為參照點確定其他事物的位置，如“前後左右”等；還可以以某個事物為參照點來確定其他事物的具體位置，如“桌子旁邊”、“昨天、明天”等。參照不僅發生在時空域，在其他認知域中也廣泛應用。例如，部分的確定總是以整體為參照點的；親屬的所指（“爸爸”、“媽媽”、“叔叔”、“妹妹”等）是以宗譜系統中的某個點為參照來確立的，因此親屬詞語常出現在領屬結構中。據此，Langacker (1987, 1999) 指出，與其他認知能力（如注意的指向和聚焦、圖形/背景的對比、心理掃描能力、抽象化能力、範疇化能力等）一樣，參照能力也是人類基本的認知能力之一。人們概念化和範疇化客觀世界的一系列認知過程，包括原型範疇的擴展、對具體實例的抽象化和圖式化、隱喻等，都涉及到認知參照的作用。

在認知語言學中，參照指的是“激活一個實體的概念，從而建立與另一個實體的心理接觸 (mental contact)”，而以此為核心形成的結構稱作參照點結構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Langacker 1999:173)。典型的參照點結構包括概念化主體 (Conceptualizer, 一般指說話人, 用 C 表示)、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 用 R 表示)、概念化目標 (Target, 用 T 表示)、以及概念域 (Dominion, 用 D 表示) 四個成分, 其中概念域是參照點所激活的相關的概念範疇, 例如“老鼠”可以激活的概念域包括了老鼠的形狀特徵、大小、食物、行為動作方式甚至貓、捕鼠的經歷等一系列與老鼠相關的概念。參照點結構就是概念化主體 C 在特定的概念域 D 中通過一個突顯的實體 R 來認知目標 T 的過程, 如〈圖 1〉所示。



〈圖 1〉參照點結構 (Langacker 1999: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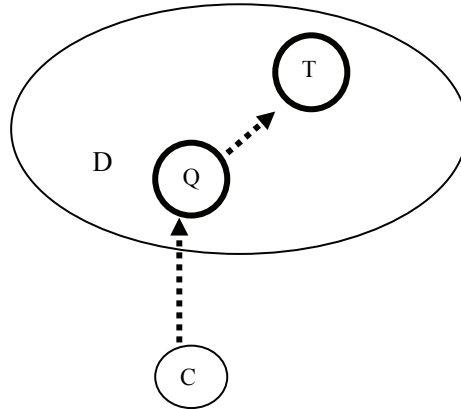
這裡的虛箭頭表示心理路徑, 加重區域 R 和 T 表示認知過程中的突顯成分。說話人就是通過參照點從而對認知目標進行概念化的。

語言中的許多現象都可以按參照點結構來理解。例如, Langacker (1999:174-188) 詳細闡述了領屬結構的認知參照特徵。以“the cat’s fleas”這個領屬結構為例, “fleas”是概念化目標, 而概念化是以“the cat”為參照點來實現的, 這是因為貓與它身上的跳蚤比較起來在人們的認知上更為顯著, 因而通過貓建立對跳蚤的心理接觸符合自然的認知順序。另外, 在“這孩子長得像爸爸”句中, 說話人是以“爸爸”的容貌為參照點來概念化孩子的容貌特徵的。

3.2 漢語中的數量參照結構

以 Langacker (1999) 的參照點結構為基礎, 我們認為, 人們對“量”特徵進行概念化的過程中也涉及到參照現象: 人們常常以一個認知上突顯的量為參照點, 建立對另一個量的心理接觸。這種通過參照某個認知上的突顯量來概念化認

知目標的量的過程就是數量參照，所形成的結構可以稱之為數量參照結構。語言中典型的數量參照結構就是概念化主體 C 通過一個認知突顯的量 Q 建立對目標 T 的量的概念化，如〈圖 2〉所示。這裡起參照點作用的量 Q 通常是在人們的認知上比較典型的量。



〈圖 2〉數量參照結構

數量參照結構與其他的參照點結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數量參照結構中的參照點是某個確定或突顯的量，而其他結構中的參照點是非量的成分。

數量參照結構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中許多涉及數量的問題。例如：

- (23) 人口不足 10 萬的小民族總數超過 1400 個，佔世界人口的比重不到 1%。(北大 CCL 語料庫)

這裡的三個數字“10 萬、1400、1%”在說話人看來都是比較典型的量，在人們的認知中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以這些量為參照標準分別來概念化認知目標的量，即：小民族的人口數量、小民族的總數以及小民族人口數量佔世界人口的比重等，聽話人便可以掌握認知目標的量的範圍。如果把這裡的參照量變成人們認知上不突顯的量，所形成的結構就顯得不自然，是有標記的表達方式。試比較：

- (24) ?人口不足 9.75 萬的小民族總數超過 1408 個，佔世界人口的比重不到 1.05%。

另外，語言中的比較結構也可以用數量參照結構來解釋。例如：

- (25) 蜂鳥的巢有足球那麼大。
- (26) 他弟弟比我高一頭。
- (27) 他在班裡學習最好。
- (28) 我來早了。

以例(25)來說，概念化目標“蜂鳥的巢”的大小是以“足球”的體積為參照來概念化的。說話人把足球的體積看作是一個認知上突顯的量，通過比照“足球”來概念化“蜂鳥的巢”的大小。聽話人只要知道足球的大概體積範圍便可以推知蜂鳥的巢的大小，從而理解說話人所表達的意義。其他各例與此類似，不再贅述。

數量參照結構中的參照點不但可以以客觀的量的形式出現，也可以以主觀存在的量的形式在概念化過程中發揮參照作用。以形容詞所表的性狀為例，許多偏正式的狀態形容詞都是以修飾成分所表的程度量為參照點來刻畫中心詞的語義程度的。例如，“雪白的毛巾”以“雪”的“白”為參照點來概念化毛巾“白”的程度量，“冰冷的小手”是以“冰”為參照點來概念化“小手”的冷的程度。之所以說參照量是主觀存在的量，是因為這些程度的選擇都包含了說話人的主觀評價或態度。

此外，漢語中的程度副詞修飾形容詞所表達的語義也可以看作是數量參照結構，說話人是以主觀的量為參照來概念化事物在某個屬性方面的量的程度的。例如：

- (29) 猴子很聰明。
- (30) 商場裡非常嘈雜。

這兩句都是形容詞謂語句，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形容詞結構用來表達說話人的評價。這種評價是以某個主觀的量的標準為參照的，因此“副+A”的表達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數量參照結構。在(29)中，說話人對於各種動物的聰明程度形成一個量的判斷，並以此為參照點來概念化猴子的聰明程度。“很聰明”是說猴子的聰明程度比其他動物更高些。同理，在(30)中，說話人對各個場所的嘈雜程度有個基本判斷，而這裡的“非常嘈雜”是說商場裡的嘈雜程度超過其他場所通常的程度。

以上我們探討了語言中的數量參照結構的特徵，指出人們常常以認知上突顯的數量為參照來概念化其他的量。參照量既可以是相對客觀的量，也可以是說話

人主觀形成的量。我們認為，以主觀形成的量為參照點是理解“沒+NP”結構和“不+A”結構的量度意義的關鍵。下面我們對這些主觀量的特徵加以分析。

3.3 作為參照點的主觀量

在人們進行數量認知時，經常用作參照點的主觀量主要有兩種：常規量和預期量。這兩種量都是人們在體驗世界的過程中形成的，儲存在人的認知之中，具有很程度的主觀性。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3.3.1 常規量

認知語言學指出，語言結構是人們體驗經驗的反映 (Lakoff 1987, Johnson 1987)。人們在體驗世界的過程中，往往會對周圍事物、事件及其各種關係形成某種常規性的量的認識和判斷，我們把這種量稱為“常規量”。常規量儲存在人們的認知系統中，只有在評判或比較某個實體或事件的量性特徵時才得以激活。以“人”這個概念而言，人們在概念化的過程中對普通人的身高、膚色、胖瘦程度、各個部位的大小、比例等都會形成一個常規量。當某個人在某個方面明顯區別於常規量標準時，這個方面就會以標記性信息的形式進入到概念化主體的認知系統中，同時驅動人們的交際欲望。我們往往對周圍的某個身型怪異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因為這個人的身型特徵偏離了普通人的身型的常規量，因此更容易以特殊實例的形式進入認知範圍。例如，假設典型的中國成年男子的身高範圍為 165cm 至 175cm 之間，如果被感知者的身高偏離了這個範圍（如低於 160cm 或高於 180cm），“身高”這個特徵就會在感知者的認知中突顯出來，從而在感知者認知中形成被感知者“很高”或者“很矮”的判斷。又例如：

- (31) 她的頭髮很長。
- (32) 他弟弟眼睛很大。
- (33) 這支筆很好用。

在這三個例句中，說話人對於“她的頭髮、他弟弟的眼睛、這支筆”等分別作出了評價。形成這些評價的理據在於，人們在與三維空間中的具體事物接觸或互動過程中，對於這些事物的形狀、體積、數量、顏色深淺、功能強弱、用途多寡等多個維度都會在認知系統中形成某種常規的量的標準，這些標準通常作為評判事

物特徵的參照量。在這幾例中，說話人將事物的長度、體積以及功能與該類事物在說話人認知系統中的常規量相比較而得出的：該物體的量值超出認知中的常規量 (Pander Maat 2006)。因此，這種基於體驗而形成的常規量可以作為衡量客觀世界中其他事物的主觀參照標準。

從總體上看，在同一個社會或群體範圍內，人們對於某個具體認知範疇中的概念所形成的常規量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這個社會或群體對客觀世界觀察和體驗的結果。不過，由於個人觀察和體驗世界的視角、方式、目的以及自身情況等存在差異，不同的社會或群體對於同一個概念往往會形成不同的常規量。例如，在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概念系統中，普通人的身高的常規量就具有不同的範圍值，西方人的常規身高比東方人要高。此外，“籃球運動員”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其身高的常規量大於普通人的常規身高。人們評價籃球運動員的身高時，假設某個隊員身高 180cm，人們很可能認為他“不高”或“很矮”。因此，對於某個認知範疇中的典型概念，常規量反映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獨立觀察和體驗的結果，同時也是某個群體中體驗共性的反映。

3.3.2 預期量

人們常常對自身以及周圍的事物懷有某種預期，可以是積極的結果，也可以是不太樂觀的情況。其中對於積極和美好事物的期待是人類的共性，比如人們往往都期待擁有美好的生活、實現某些目標、具備某些特殊的有利條件等。面對相同的事物，人們可能會根據各種客觀和主觀因素而產生完全不同的預期；而面對不同的事物，人們所產生的預期可能千差萬別，也可能大體一致。例如，假設學生甲和乙都考了 80 分，甲認為自己考得不好，而乙認為自己考得非常好。甲和乙對待同樣的分數卻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很可能是因為甲對自己考試時的預期值比乙的預期值要高。如果我們把預期的程度看作是一種量，那麼這種預期量則是一種純主觀的量，是說話人根據自身的狀態或目標而形成的標準，具有臨時性和易變性。人們常常以預期量為參照標準來衡量和判斷其他事物的量性特徵。例如：

(34) 今天只來了五個人。

(35) 今天竟然來了五個人。

說話人對於出席人數有某種預期，雖然這個預期量沒有明確給出，但依然在句中

發揮參照作用。在例 (34) 中，評價副詞“只”意味著出席的人數“五個”比說話人的預期量要低。而在例 (35) 中，評價副詞“竟然”意味著到場的人數“五個”超出了說話人的預期量。

根據預期性質的不同，預期量可以細分出兩個小類：一類是說話人通過以往經驗或考慮到各種因素之後對事物或事態的量度所作出的預先判斷，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以稱作“預估量”；另一類是人們對事物或事態的量度所產生的某種心理期待，總是理想的、積極的，可以稱作“期待量”。預估量與以往的經驗或表現的量性特徵具有一致性，比如以往很好，則預估這次也很好；以往不好，則預估這次也不好。而期待量則不同，它總是取向更積極的方面，例如，以往不好，則期待這次會好些；以往很好，則期待這次更好。無論是預估量還是期待量，都是人們對事物或事態所持的先行的量度判定，在本文中都看作是預期量。

3.3.3 常規量與預期量的異同

常規量和預期量都是主觀量，其區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事物的常規量通常是說話人從該類事物的實例中抽象概括出的平均量，對於該類事物而言具有普遍適用性；或者是從該事物的常態特徵中抽象概括出的一貫水準。而預期量是說話人對某個具體事物某個特定場景中所形成的預估或期待，對於其他事物或其他情形不適用。(二) 常規量總是存在於人的認知系統中，這是由於人的範疇化能力在起作用：某個範疇內的典型成員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徵，包括量度特徵。而預期量則未必存在，因為人們對某些事物不一定產生預期。例如在“你剛才吃了幾顆葡萄？”這個問句中，問話人不一定對聽話人所吃的葡萄有預期量，但對於“一般人吃葡萄的量”仍有個常規性的判斷。(三) 同一社群內的成員對某類事物所形成的常規量是大體一致的，而對於某個具體事物的預期量則可能差別很大。

我們常常可以通過添加明確的比較項來區分常規量或預期量。由於常規量與事物的一般水準或一貫性質有關，因此以“常規量”為參照的句子往往可以插入“與其他事物相比”、“與以往相比”等。而以“預期量”為參照的句子涉及說話人的預估或期待，往往可以插入“與我所期待的相比”、“沒想到”等。

總之，常規量是說話人對事物所在類所形成的常態性的量的識解，而預期量是說話人對某個事物的臨時性的量的判斷。

4. 量度否定結構語義表達之闡釋

4.1 “沒+NP”結構量度意義與數量參照

以數量參照結構為框架，我們認為，“沒+NP”結構所表達的量度意義實際上是以某個客觀或主觀的量為參照點而形成的對目標的量度特徵的概念化。“沒+NP”結構中的 NP 所標示或激活的參照量包括三類：(a) 具體量；(b) 常規量；(c) 預期量。其中“具體量”是客觀量，而“常規量”和“預期量”是主觀量。以這三類量為參照，“沒+NP”結構可以表示看似不同實則統一的量度意義，即零量、不足量和少量（參見第 2 節的討論）。

4.1.1 “沒+NP”結構與具體量參照

說話人常常把某個具體量用作參照點來概念化目標的量。當參照點是具體數量或者確定的量等純客觀性質的量時，“沒+NP”結構在語義上指的是概念化客體在量上達不到或少於這個參照量。此時 NP 往往以數量詞語形式出現。例如：

(11) 他肯定沒有一百五十斤。

(36) 他沒有一米八。

在這兩個例句中，說話人分別以具體量“150 斤”和“1.8 米”為參照值來概念化目標“他”的體重和身高，表示其體重和身高達不到這兩個具體參照量的值。

作為參照點的具體量並不是任意選擇的，而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及性”。也就是說，概念化目標本身所具有的量應該位於參照量的大致範圍內，而不能相距太懸殊。這是因為當 NP 是具體量時，“沒+NP”結構表示的是“估量”意義，即說話人以 NP 的量為參照來估測主語的量，而估量顯然需要有一定的準確度。因此，通常情況下，估量與實際量應大致相當。拿例 (36) 來說，主語“他”的身高雖然達不到一米八，但應該距離“一米八”這個參照標準相差不多（比如一米七多）。否則，使用“沒+NP”結構就可能不恰當甚至滑稽可笑。例如，說“他沒有五米”雖然是陳述事實，但是由於任何人的身高都不可能有五米，選用這樣的參照標準不能有效地估量概念化目標的身高，因此毫無交際價值。

我們在引言中曾提到，當 NP 含有極小量時，“沒+NP”結構通常表示全量否定。實際上，極小量值可以看作是具體量，以它為參照點的“沒+NP”結構屬

於客觀參照：概念化目標的量達不到或少於極小量，意味著它的量值必然是零。如例 (13) 中的“沒一件”可以理解為“不足一件”，由於“1”是極小量，不足“1”意味著只能是零，因此“沒一件像樣的衣服”表示“像樣的衣服”的量是零。又例如：

- (37) 周圍沒有一條船，也沒有一個救生圈。(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38) 整個菜窖沒有一點聲音。(張抗抗《白嬰粟》)
 (39) 她沒有半點遺憾。(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

這幾例的賓語中含有極小量詞語“一”（例 (37) 和 (38)）或“半”（例 (39)）。

“沒+NP”結構在這裡表示連這些極小量所規定的值也難以達到，因此全量否定的效果得到強化。

當“沒+NP”中的 NP 為數量詞語時，既可以是實指的量，也可以是約量或虛量。例如：

- (40) 公司一共沒幾個人。(不光《闖西南》)
 (41) 蝴蝶泉已沒什麼蝴蝶了。(不光《闖西南》)
 (42) 並沒多少人知道他。(郁秀《花季雨季》)

這裡的“幾個”、“什麼”、“多少”都是表示模糊小量。以這些小量為參照值，量度否定“沒幾個”、“沒什麼”、“沒多少”表示概念化客體的數量達不到這些小量的規定量，也就是說其量值更小，更趨近於零。

以上我們討論了 NP 是具體的數量成分時“沒+NP”結構的量度特徵，表示事物的量達不到或者說低於 NP 的規定量標準。另外，當極小量成分如“一點”、“一絲”、“一個”等修飾 NP 時，“沒+NP”結構雖然在語義上是表達零量，但實際上是以不足量的認知方式為基礎的。

此外，NP 在很多時候並不是以具體的數量成分出現的，但其所指含有具體量的特徵，這時 NP 在句中發揮類似於具體量參照點的作用。例如：

- (43) 他沒有我高。
 (44) 他沒有那麼高。

在 (43) 中，NP 成分“我”雖不是具體量值，但說話人“我”的身高仍是一個確

定的量。“他”的身高是通過參照“我”的身高這個確定的量來定位的。類似地，(44)中的“那麼”雖然不是具體的量值，但一定是回指前面提到的某個確定的量。也就是說，該句是以前文中的某個確定的量為參照點來概念化主語“他”的身高的，表示“他”的身高低於前文提到的確定量。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句中的否定詞“沒”仍表示“達不到或不及”的意義，但這個意義是通過“沒+NP+A”這個整體結構體現出來的。

總之，當 NP 是具體的數量成分或表示確定的量時，這些量通常作為客觀參照標準而存在，“沒+NP”結構表示概念化目標的量達不到或少於參照量。

4.1.2 “沒+NP”結構與常規量參照

“沒+NP”結構常常以常規量為參照點來概念化目標的量特徵，表示目標在 NP 方面所表現的量大大低於常規量。例如，正常的人都會具備某種“性格”、“身材”、“脾氣”等特徵。人們在體驗世界的過程中，根據常人的特徵表現，對它們的大小、品質、功能等分別概念化成一種量性判斷，並作為一種內在標準儲存在認知系統中。而說某個人“沒性格”、“沒身材”、“沒脾氣”表示的是這個人在這些方面的實際表現大大低於普通人的水準或者其所在群體的一般水準，也就是達不到常規量。

在很多情況下，“沒+NP”結構還可以與其他動詞結構 (VP) 相呼應，直接或間接形成下面的結構：

(45) 沒+NP+VP

如“沒力氣幹活、沒資格跟他說話、沒運氣發財”等。該結構中的 VP 通常與“功用/目的”意義有關，而要實現 VP 通常需要滿足一些常規條件。這時的“沒+NP”結構所表示的量是參照 VP 所需的量而言的：當 NP 的量難以滿足 VP 的常規需求量時，人們往往會選擇“沒+NP”句式來表示 NP 的量不足。以“我沒錢買房”為例，“沒錢”是針對“買房”的常規需求量來說的，說話人的錢的量大大低於買房的所需，但沒錢買房並不等於沒錢做其他的事情。又例如：

(46) 我自己在庶務部，忙得吃飯、睡覺都沒時間。(歐陽山《三家巷》)

(47) 我們卻沒東西喂它，只好從廚房裡拿些白薯頭頭和零碎的乾饅頭泡軟了喂。(楊絳《幹校六記》)

例 (46) 中的“沒時間”指的是工作之餘的時間量很少，連吃飯、睡覺等活動所需的常規時間量都難以滿足。而例 (47) 中的“沒東西”指的並不是什麼東西都沒有，而是說“東西”的量滿足不了“喂小狗”所需的基本食糧（如乳汁、奶粉等）的量。這裡的需求量反映的是實現 VP 所需的常規量，“沒”所表達的量度意義仍然是以常規量標準為參照的。

4.1.3 “沒+NP”結構與預期量參照

“沒+NP”結構常常以預期量為參照點來概念化某個客體的量。NP 可以激活一個主觀的量，表示“說話人所預期的 NP 的量”。當客體所具有的或反映出的 NP 的量特徵大大低於說話人的預期量時，“沒+NP”結構就可以用來概念化這個客體的量。例如：

- (48) 對在美國認識的那些人，他根本不想再拉攏了。不行，這群留學生沒本事，沒有團結力，甚至於沒有義氣，他不再指望著他們。（老舍《文博士》）

這裡的三個“沒+NP”結構都是拿說話人對美國留學生的預期來作參照的，意思是指這些人在“本事、團結力、義氣”等方面的表現達不到說話人的預期值。

另外，“沒”否定具體名詞時表示少量，是以說話人對事物的預期量為參照的：當事物的實際量大大低於預期量時，說話人就會使用“沒+NP”結構來概念化這個“少量”。如水少說成“沒水”、米少說成“沒米”等。

上節曾談到，“沒+NP”結構可以與 VP 相結合，形成“沒+NP+VP”這個表需求的結構。實際上，這個結構中所參照的需求量既可以是常規量，也可以是說話人對於實現 VP 的預期量。當使用預期量作為參照時，整個結構表示客體在 NP 方面所體現的量大大低於說話人對於實現 VP 的預期量。例如：

- (49) 本來想跟你好好聊聊的，但我現在沒空，我得馬上進去開會。
 (50) （她）生一個孩子就胖得像個桶，要長相沒長相，要身材沒身材，要性格沒性格。（謹容《減去十歲》）

在 (49) 中，說話人對於“好好聊聊”這個活動預期一定的時間量，“沒空”是參照這個預期量來說的，表示說話人現在可以抽出的時間大大低於預期量。(50) 中的動詞結構“要+NP”反映的是說話人主觀的心理期待或需求，說話人使用“沒

+NP”結構表示主語“她”在 NP 方面所體現的量遠遠低於期待或需求。實際上，這裡的參照量解釋為預期量或者常規量似乎都說得通：“她”在長相、身材、性格方面低於說話人的期待，或者低於常人的標準。

“沒+NP”結構所參照的主觀量常常可以通過添加輔助成分使之明確化。例如：

(51) 咱兩個沒文化，正能合在一塊哩！（路遙《人生》）

(52) 你真沒出息，這個膽子，還想上前方打仗嗎？（馮德英《迎春花》）

(51) 中的“沒文化”是說“咱兩個”所具有文化知識水準大大低於說話人所識解的普通人的常規文化知識水準，因此屬於常規量參照。句中可以引入常規量比較項“與其他人相比”，但不能引入預期量比較項“與我的預期相比”。試比較：

(53) a. 與其他人相比，咱們兩個沒文化，正能合在一塊哩。

b. *與我的預期相比，咱們兩個沒文化，正能合在一塊哩。

而(52)中的“沒出息”可能是以常規量為參照，表示聽話人的前景或志向低於同時期同背景的其他人的一般水準，這時可引入比較成分“與其他人比起來”，也可能是以說話人的預期量為參照，表示聽話人達不到說話人的預期水準，這時可以引入比較成分“沒想到”。也就是說，這裡的參照量在不同的語境中可能是常規量也可能是預期量。且看：

(54) a. 與其他人比起來，你真沒出息，這個膽子，還想上前方打仗嗎？

b. 沒想到，你這麼沒出息，這個膽子，還想上前方打仗嗎？

無論如何，“沒+NP”結構的意義都是事物在 NP 方面的量大大低於常規量或預期量。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常規量或預期量為參照的“沒+NP”結構中，當 NP 前出現數量詞語時，我們就應按照 4.1.1 節談到的具體量參照來理解。例如：

(55) a. 我不跟你談了，你根本沒有誠意跟我談。（謙容《夢中的河》）

b. 我不跟你談了，你根本沒有一點誠意跟我談。

在 (55a) 中，說話人可以是談判時一般的誠意度為參照，也可以是以自己所預期的談判對方的誠意度為參照來概念化聽話人的誠意度：聽話人的誠意度低於常規量或說話人的預期量。而在 (55b) 中，說話人以“一點誠意”作為極小量參照點，指出聽話人的誠意度達不到這個極小量，也就是聽話人的誠意度是零。當然，“沒一點 NP”通常有誇張的意味，因為從理論上講，NP 一點也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4.1.4 量度否定的轉喻理據

上文的分析表明，否定動詞“沒/沒有”可以與含數量成分的名詞結構、具體名詞及抽象名詞等結合，形成“沒+NP”結構，表達零量、不足量和少量義，其中零量是基本義。那麼，為什麼零量義可以擴展出少量義和不足量義呢？我們認為，這種語義擴展的背後是轉喻的認知方式在發揮作用。

人們對事物的數量進行概念化的過程中，有一種普遍性的認知傾向：對於大大低於主觀參照值並且接近於零的量，傾向於以零值來概念化。這種概念化的理據就是轉喻 (metonymy) 的認知方式：人們傾向於用認知上突顯的事物來轉指認知上不突顯的事物。認知語言學指出，轉喻是人類最根本的思維方式之一 (Radden & Kövecses 1999, Klaus-Uwe & Radden 1999)。由於整體往往比部分突顯，因此人們常常用整體來轉指部分，這是最基本的轉喻方式。拿“他踢我”這個簡單的句子來說，所概念化的事件就涉及到兩個轉喻：用他（整體）來轉指他踢人的部位腳（部分），用我（整體）來轉指我被踢的部位（部分）。

在數量的表達上，也存在著以突顯的量來轉指不突顯的量的傾向。比如我們可以說“80 多天”而一般不說“82 多天”，來了 98 個人可以說成“來了近百人”而一般不說“近 99 人”或“近 101 人”。這是因為“十”的整倍數比其他相近的數突顯，人們傾向於用“十”的整倍數來表示約量（李宇明 2000）。又例如，當回答有關時間的詢問時，我們會說“差三分鐘五點”，而不會說“差兩分鐘 4 點 59”，除非有特殊的語用要求。這是因為整數往往比非整數（小數）在人類的認知上更加突顯。

“沒/沒有”在量上的典型表現是零量。零值在人們的數量認知上是一個突顯的量，例如數軸上一般用零點作為原點，溫度測量中以結冰溫度作為零度等。而在接近零值的量當中，零值顯然更具認知突顯性，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並被人記住。例如，0 比 0.02 或 0.0185 等小數更容易在人的記憶中留下印象，因此在不必要精確計量的情況下，這些小數可以用“近似於零”來表示。據此，當事物的量

很少、很小或很弱而接近於零時，以表零量的“沒/沒有”來概念化這個很小的量，以引起聽話人的注意，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說，“沒+NP”結構由零量義擴展出少量義，是用“零”轉喻“接近零的量”的結果。以上我們討論的米很少可以說成“沒米”、水很少可以說成“沒水”，都是以表零量的“沒+NP”結構來概念化不突顯的少量，從而表達少量義。另外，地位低到接近最底層（零量）可以說成“沒地位”，禮貌程度低到接近沒有時可以說成“沒禮貌”，也是以突顯的零量來指代與之接近的不突顯的非零量，體現了轉喻的認知方式。

另外，“沒+NP”結構從零量義擴展出不足量義，也很可能是轉喻的結果。當事物的量是零時，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該事物的量缺乏。用零量轉指零量所帶來的“不足”之結果，該結構就擴展形成了“不足量”義。

4.2 “不+A”結構與量度參照

以上我們探討了“沒+NP”結構表示量度否定的數量參照特徵，指出“沒+NP”結構的量度特徵與客觀或主觀的數量參照密切相關。與此類似，“不+A”結構所表達的量度意義也是以常規量或預期量為參照的。我們在 2.2 節的討論指出，“不”否定性質形容詞時通常不是否定性質的存在，而是指性質的程度低。石毓智 (2001)、張國憲 (2006) 等雖然都提出相同的看法，但對於其中的原因卻語焉不詳。

我們認為，“不+A”結構的量度意義也可以通過數量參照結構來解釋。事物某方面的性質在說話人的認知中形成一個常規量或預期量，而這個主觀性質的量往往成為概念化目標事物的參照點。當事物在某方面的程度量達不到或低於參照值時，說話人傾向於使用“不+A”結構來概念化該事物的性質。仍以前文例句來說：

- (20) 這盤菜不鹹。
- (21) 今年的考題不難。
- (22) 今天的肉不新鮮。

在例 (20) 中，說話人所吃的菜的鹹淡程度有一個常規量認識，或者說話人對“這盤菜”的鹹度有一個預期量。以此為參照，說話人用“不鹹”表示菜的實際鹹度沒有達到常規量或預期量。與之類似，(21) 和 (22) 中的“不+A”結構也是表示事物的實際性質的量低於常規量或說話人的預期量。

4.3 小結

現代漢語中的“沒+NP”和“不+A”結構都可以用來表達量度否定，而量度意義都是通過參照某個客觀量或主觀量來概念化的。“沒+NP”結構涉及到具體量、常規量和預期量的參照。在具體量參照中，概念化目標所表現的量與參照量很接近，“沒+NP”結構體現為估量義；而在常規量和預期量參照中，概念化目標所表現的量大大低於參照量，接近於零但不為零。無論是哪一類參照，“沒+NP”結構的量度意義可以統一解釋為認知客體的量達不到與NP相關的參照量。而“不+A”結構表達的是事物在某個屬性方面的實際量度表現低於常規量或說話人的預期量，可以看作是一種少量義表達。

最後，需要特別指明的是，數量參照結構的分析方式只適用於尚未詞彙化且具有程度級差的量度否定結構。而對於已經詞彙化的“沒+NP”和“不+A”形式，上述的分析方式似乎難以應用。許多學者如 Lapointe (1980)、Di Sciullo & Williams (1987) 等都指出，詞彙內部成分具有自主性，通常不受詞彙外部規則的支配。因此，上述的數量參照結構的分析方式不能簡單套用在含有“不”和“沒”但已作為獨立詞彙出現的形式上。例如，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口語中的“沒治”不是表示沒有治療方法，而是指“好得不得了”，如“這麼精緻的牙雕，簡直沒治了”；“沒準兒”是個情態副詞，表示“不一定”，如“沒準兒他早到了”。這類詞語都不能按照名詞成分激活常規量或預期量來解釋。而“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等詞語裡雖然含有“不+A”形式，也都不適用常規量或預期量來解釋。另外，數量參照結構的分析對於互補式形容詞所形成的“不+A”結構也不具解釋力。

5. 量度否定的語用特徵

5.1 量度否定與元語否定

以上我們談到的是語義否定的情況，否定範疇所否定的是句子所表命題的真實性。而在實際話語中，否定標記也可以用來否定語句表達中的形態或句法形式、語音形式、風格或語體、以及潛在的隱含義等，從而形成“元語否定”(metalinguistic negation) (Horn 1985, 1989, Levinson 1987, 2000, Huang 2007, 沈家煊 1993 等)。假設語義強項 X_1 蘊涵語義弱項 X_2 ，那麼對於 $\langle X_1, X_2 \rangle$ 這個量級序列而言，如果肯定弱項 X_2 ，其隱含義是強項 X_1 不成立，即“非 X_1 ”；如果否定 X_2 ，那麼否定的可以是 X_2 的真實性或 X_2 的隱含義“非 X_1 ”。其中否定“非

X₁”屬於元語否定。例如：

(56) 那天小李怎麼走掉了？

他沒有“走掉”，他“逃跑”了。

(57) 他真的很厲害。

他不是很厲害，他是超級厲害。

(58) 這個月你又遲到了一兩次。

我沒遲到“一兩”次，我就遲到了“一”次。（引自沈家煊 1993）

這三個例句中都包含有一個量級序列，分別是 <逃跑，走掉>、<一次或兩次，一次> 和 <超級厲害，很厲害>，其中前項的語義程度比後項強。根據 Levinson (1987, 2000)、Grice (1975, 1978) 所提出的“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可以簡化為數量、信息和方式三條語用原則，每一條原則都包含兩個方面：說話人準則和聽話人推論。上面的三個對話主要關涉數量準則和推論。在 (57) 和 (58) 中，說話人說出量級序列裡的弱項“走掉”和“很厲害”，聽話人推論是說話人表達了強項“逃跑”和“超級厲害”不成立的隱含義。而聽話人否定說話人使用的弱項，表明弱項的語義強度不夠，而使用強項來描述主體的行為才合適。而 (59) 中，說話人使用量級序列裡的強項“一兩次”，聽話人推論是說話人隱含了“至少一次，也許兩次”的意義。而聽話人否定說話人提出的強項，其目的是否定說話人使用強項的隱含義，表明只有一次，而不是“至少一次，也許兩次”。由此可見，元語否定與語義否定（見第 1 節的討論）不同的是，否定小量不意味著否定大量。

以上我們簡要討論了語言中元語否定的意義。回到本文探討的量度否定結構，我們發現，漢語中的“沒+NP”結構和“不+A”結構通常都不表達元語否定。例如，下面貌似元語否定的例句均不成立：

(59) *他沒有一米八高，而是一米九。

(60) *這段路沒有一公里，而是兩公里長。

(61) *今天天氣不熱，而是炎熱。

(62) *這孩子學習不好，而是非常好。

這是因為漢語中的元語否定通常由“不+是”來表達（沈家煊 1993, 1999, Wible & Chen 2000）。在 (56) 和 (58) 中雖然分別使用了“沒有”和“沒”表達元語否

定，但它們都相當於“不是”的用法，而並非它們的基本否定義。因此 (56) 和 (58) 中的否定詞都可以替換成“不是”而不改變句子的意義。在例句 (59)-(62) 中，只有把“沒/沒有”和“不”換成“不是”，句子才成立，表達元語否定的意義。由此可見，本文所探討的“沒+NP”結構和“不+A”結構並不支持元語否定的解讀。

5.2 量度否定的主觀性與交互主觀性

量度否定結構可以傳達主觀性和交互主觀性的意義。語言中的主觀性 (subjectivity) 是指話語中總是或多或少地滲透著說話人的“自我”表現成分，如表明說話人的觀點、立場、態度及情感等 (Lyons 1977, Finegan 1995, 沈家煊 2001)。我們認為，“沒+NP”結構和“不+A”結構常常用來表達說話人的評價或態度，從而傳達出說話人的主觀性。說話人的主觀評價或態度是通過參照說話人主觀形成的常規量或預期量來實現的。例如：

- (63) 而像李正太這樣一個沒背景，沒關係，又沒錢沒勢沒力氣的在押犯，面對像王國炎那樣的一個搶劫殺人犯，他又如何能沒有顧慮，如何能不戰戰兢兢？（張平《十面埋伏》）
- (64) 整天坐著，真沒意思。
- (65) 她演得很不自然。
- (66) 這個產品價錢不貴。

在 (63) 中，一連串“沒+NP”結構表達了說話人對李正太這個人物身分的負面的評價。這些評價是以說話人的期待為參照的，具體來說，說話人認為李正太在面對兇惡之徒時要表現得鎮定，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背景、關係、錢、勢、力氣等，這些都是理想的條件，屬於期待量，而李正太所具備的條件大大低於這些期待量，因此選用“沒+NP”結構來表達這些很低的量。(64) 中的“沒意思”是“無聊”之意，是對“整天坐著”這個事態的評價，直接表達了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即感到無聊和厭煩。後兩句中的“不+A”結構也是對主語的評價，其中 (65) 中的否定結構評價“她”的表演，說話人對她的表演的自然程度可能有個預期量，“不自然”說的是她的實際地自然程度達不到預期量。而 (66) 中“不貴”是對“產品價格”的評價，這種評價很可能是以該類產品的常規價格為參照得出的。

另外，說話人的言語表達會把聽話人的觀點、利益、感受等考慮在內，這種兼顧聽話人的表達傳達了一種交互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 (Traugott & Dasher 2002, Verhagen 2005)。量度否定結構可以表達交互主觀性。Givón (1984:324) 曾指出，否定的陳述句所表達的言語行為是用來否認 P，因為聽話人很可能傾向於相信 P 或相信 P 出現的可能性，或者熟悉 P。因此，說話人使用否定結構實際上否定的是聽話人所提到或可能認為的某個肯定命題。以量度否定來說，說話人使用“沒+NP”或“不+A”結構所表達的量度意義實際上是否定或反駁聽話人可能所持的“有+NP”或“很 A”等量度觀念，雖然聽話人可能根本不持有該量度觀念。例如：

- (67) 我覺得他沒素質。↔ 聽話人的潛在觀點：他有素質。
- (68) 那位教授沒脾氣。↔ 聽話人的潛在觀點：那位教授脾氣很大。
- (69) 他還沒有五十歲。↔ 聽話人的潛在觀點：他至少五十歲，甚至更老。
- (70) 她個子不高。↔ 聽話人的潛在觀點：她個子很高。

說話人表達交互主觀性的動機之一是對聽話人施加某種影響，從而有效地掌控聽話人的言語或行為。我們發現，說話人使用“沒+NP”結構表達少量義時，往往會突出實施某種行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具有很強的勸服效力。根據表量的轉喻理據可以預測，概念化那些大大低於常規量或預期量且接近於零的量時才使用量度否定結構。然而，說話人為了更有效地實現交際意圖，可能使用“沒+NP”結構概念化任何相對於常規量或預期量出現負向偏離的量。例如，在例(17)和(18)中，剩餘的水量和手機的電量都可以是很少但不為零，說話人用表量度否定的“沒水”和“沒電”來概念化這個“少量”，更容易勸服聽話人去打水和放棄借手機的請求。再比如：

- (71) 吃完了再走吧！
 - a. 不了，沒時間了。
 - b. 不了，再有十分鐘就上課了。

對比(71a)和(71b)的回答，我們發現，同樣是十分鐘時間，用“沒+NP”結構所表達的言語行為的急切性就遠比不用該結構時強，同時規勸效果也更加明顯。因此，用“沒+NP”結構表達 NP 的量極低或極少，強化了否定語氣，同時也使得話語帶上某種誇張意味。

而使用“不+A”結構常常可以作為一種委婉、禮貌的評價，從而照顧到聽話人或其他交際者的“面子”。這也是交互主觀性的一種表現。試比較：

- (72) a. 她長得不太漂亮。
b. 她長得很醜。

這裡說話人使用 a 和 b 雖然表達實質上類似的評價，但傳達了截然不同的語用效果：(72a) 中“不+A”結構表達程度低之意，說明“她”的容貌仍在“漂亮”的程度範圍之內，只是漂亮的程度低而已，因此評價顯得委婉；而 (72b) 中使用“很醜”表示容貌程度已經屬於醜的程度範圍，而且程度副詞“很”表明超過了醜的常規程度，這樣的負面評價非常直接，顯然不易讓當事人接受。

5.3 量度否定與言語理解

當說話人使用“沒+NP”結構表達少量義時，聽話人一般都能正確理解，這很可能是交際中的合作原則在起作用。根據 Grice (1975, 1978)，交談雙方在語言交際過程中通常都採取（並認為對方也採取）相互合作的態度，具體表現為遵循四條準則：(a) 質準則 (Quality Maxim)：說真話，而不說假話和無根據的話；(b) 量準則 (Quantity Maxim)：提供適量的信息，不能太多或太少；(c) 相關準則 (Relevance Maxim)：話語要與話題相關，(d) 方式準則 (Manner Maxim)：表達要清楚明瞭，不說含混不清的話。違反合作原則中的某條準則通常會傳達言外之意。

對於“沒”否定抽象名詞所構成的“沒+NP”結構來說，NP 一般是人或事物必然擁有或存在的屬性，因此說某個人沒有 NP 顯然是不真實的，違反了合作原則中的質準則。然而聽話人知道說話人是合作的，把固有的屬性說成“沒有”肯定是為了傳達某種言外之意。而用“零量”轉指接近“零量”的量是人們常用的認知策略，據此，聽話人可以推斷出說話人所表達的是事物在某方面的量少或低，從而正確理解“沒+NP”結構的量度意義。總之，聽話人常常可以結合“合作原則”和“轉喻”理解“沒+NP”結構所表達的“少量”義。當然，由於經常使用，“沒+NP”結構所表達的少量義大多已經凝固化 (entrenched)，因此聽話人在大多情況下不必經過認知處理便可知曉說話人所表達的意義。

不過，這種合作原則配合轉喻的理解方式似乎不太適合解釋“不+A”結構的量度義。例如，用“不紅”表示紅的程度低只是一種程度表達方式，而不是說話人想要傳達任何言外之意。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聽話人所採取的理解策略是

一回事，而說話人如何對事物的實際量度表現進行概念化是另一回事。本文所探討的數量參照結構旨在解釋後者而不是前者。

總之，本文所探討的兩類量度否定結構一般不表達元語否定。而從交際功能上看，說話人使用量度否定結構既可以傳達主觀性，也可以體現出交互主觀性。而聽話人則常常可以運用合作原則和轉喻對“沒+NP”結構的少量義做出正確解讀。

6. 結語

語言中的否定範疇和數量意義存在著緊密而複雜的關係。本文結合認知語言學的觀點，探討了現代漢語中“沒+NP”和“不+A”這兩類否定結構的量度意義，並對它們的語用特徵進行了分析。從量度表現來看，“沒+NP”結構可以表達三類數量意義：零量、不足量和少量，其中零量是基本義，這是由否定動詞“沒”的核心義“不擁有、不存在”所決定的。而“不+A”結構通常表達的是程度低之意，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量度意義。為了解釋這些量度否定意義的概念化的機制，我們根據 Langacker (1999) 的參照點結構提出了人類認知中的數量參照結構，指出人們在概念化事物的量度特徵時，常常會以某個確定的或突顯的量為參照。對於“沒+NP”結構來說，當 NP 含有具體數量成分時，量度概念化的參照方式屬於客觀參照，其語義是概念化目標的量達不到但接近於 NP 的規定值，整個結構表不足量義。而當 NP 不含有任何數量成分時，說話人常以事物在 NP 方面所具有的常規量或預期量為參照點來概念化某個事物的量性特徵，表示該事物在 NP 方面的量大大低於常規量或預期量；此時整個結構表少量義。少量義和不足量義都是從“零量”的基本義通過轉喻擴展而來的。而“不+A”結構所表達的量度意義是以事物在性質或屬性方面的常規量或期待量為參照的，表示認知對象的性質或屬性特徵低於常規量或預期量的標準。總之，漢語中的“沒+NP”及“不+A”這兩類否定結構是通過參照具體量、常規量和預期量等量度標準來概念化認知對象的實際的量性狀態的。從語用特徵上看，漢語中的這兩類量度否定結構一般都不支持元語否定的解讀。說話人使用量度否定表達可以傳達主觀性和交互主觀性，而聽話人常常可以通過“合作原則”及轉喻的認知方式等來理解量度否定的意義。

本文對於量度否定的分析是建立在“沒+NP”和“不+A”兩類結構之上的，至於其他的量度否定結構的性質和特徵是否也可以通過數量參照結構來闡釋，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引用文獻

- Biq, Yung-O. 1989.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7.1:75-95.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 Sciullo, Anna Maria, and Edwin Williams. 1987.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d*. Cambridge: MIT Press.
- Ernst, Thomas. 1995.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3.4:665-707.
- Fauconnier, Gilles. 1975. Pragmatic scales and logical structure. *Linguistic Inquiry* 6.3: 353-375.
- Fauconnier, Gilles. 1979. Implication reversal in a natural language. *Form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s*, ed. by Franz Guenther & Siegfried J. Schmidt, 289-301. Dordrecht, Holland & Boston: D. Reidel.
- Finegan, Edward.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 by Dieter Stein & Susan Wright, 1-15.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vón, Talmy. 1984. *Syntax: A Functional 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ed. by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ice, H. Paul. 1978.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9: *Pragmatics*, ed. by Peter Cole, 113-12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rn, Laurence R. 1985.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Language* 61.1:121-174.
- Horn, Laurence R. 1989.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ang, Yan. 2007. *Pragmatic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spersen, Ott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pointe, Steven. 1980.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Agreemen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issertation.
- Lee, Peppina P. L., and Haihua Pan. 2001. The Chinese negation marker *bu*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focus. *Linguistics* 39.4:703-731.
- Levinson, Stephen C. 1987. Minimization and conversational inference.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5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ed. by Jef Verschueren & Marcella Bertuccelli-Papi, 61-12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evinson, Stephen C. 2000.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Jo-wang. 2003. Aspectual selection and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41.3:425-459.
- Martin, Jim R., and Peter 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der Maat, Henk. 2006. Subjectification in gradable adjectives. *Subjectification: Various Paths to Subjectivity*, ed. by Angeliki Athanasiadou, Costas Canakis & Bert Cornillie, 279-320.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Radden, Günter, and Zoltán Kövecses. 1999. 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by Klaus-Uwe Panther & Günter Radden, 17-5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eng, Shou-hsin. 1974. Neg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125-140.
- Teng, Shou-hsin. 1978. Negation in Chinese: Mandarin and Amo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8.1:50-60.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hagen, Arie. 2005.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ble, David, and Eva Chen. 2000. Linguistic limits on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evidence from Mandarin and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233-255.
- Xiao, Richard, and Tony McEnery. 2008. Negation 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6.2:274-32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05.《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欣. 2007.〈“不”和“沒（有）”認知語義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4: 26-33。
- 白荃. 2000.〈“不”、“沒（有）”教學和研究上的誤區——關於“不”、“沒（有）”的意義和用法的探討〉，《語言教學與研究》2000.3:21-25。
- 石毓智. 2001.《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石毓智. 2006.《語法的概念基礎》。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呂叔湘. 2003.《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宇明. 2000.《漢語量範疇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沈家煊. 1993.〈‘語用否定’考察〉，《中國語文》1993.5:321-331。
- 沈家煊. 1999.《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4: 268-275, 320。
- 邢福義. 1995.〈從語言不是數字說起〉，《語言文字應用》1995.3:21-23。
- 屈承熹, 紀宗仁. 2005.《漢語認知功能語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張國憲. 2006.《現代漢語形容詞功能與認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郭銳. 2006.〈衍推和否定〉，《世界漢語教學》2006.2:5-19。
- 劉承峰. 2007.〈現代漢語“全量否定”研究〉，《語言科學》2007.1:27-39。
- 戴耀晶. 2000a.〈現代漢語否定標記“沒”的語義分析〉，《語法研究和探索》10:49-56。北京：商務印書館。
- 戴耀晶. 2000b.〈試論現代漢語的否定範疇〉，《語言教學與研究》2000.3:45-49。

[Received 28 July 2009; revised 7 May 2010; accepted 10 May 2010]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lock AS5, 7 Arts Link
Singapore 117570
rickshangs@gmail.com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Explanations for Quantitative Negation

Guowen Sh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quantitativ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 features of two neg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mei* + NP” and the “*bu* + A” constructions. Semantically, the “*mei* + NP” construction represents three types of quantitative meaning: zero quantity, less quantity, and tiny quantity, while the “*bu* + A” construction indicates a low degree. Based on the quantity-reference construction model postulated in this paper, the semantics of the “*mei* + NP” construction is conceptualized by referring to concrete quantities, conventional quantities or expectative quantities, whereas the semantics of the “*bu* + A” construction is conceptualized by referring only to conventional or expectative quantities concerning the property. Pragmatically speaking, the meanings of the two quantitative negation constructions are not subjected to a metalinguistic-negation interpretation. The speaker uses quantitative negation constructions to convey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hearers may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s with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s well as through metonymic strategies.

Key words: quantitative negation, *mei* (沒) + NP construction, *bu* (不) + A construction, quantity-reference construction, conventional quantity, expectative quantity, cognition, pragmatic features